

文能书能画，留下《武侯高卧图》等名作 武可上马安邦，打小随爷爷朱棣征伐漠北 “蟋蟀皇帝”明宣宗朱瞻基留美名

伴奇梦出生 具帝王之相

□张腾骅

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元年(1426年)至宣德十年(1435年)在位，时间虽短，但其一生却丰富多彩。

前两年的电视剧《大明风华》为朱瞻基吸粉无数。他文能书能画，留下《武侯高卧图》等不少名作；武可上马安邦，打小就随爷爷朱棣征伐漠北。在治国上，朱瞻基的父亲明仁宗仅在位十个月，所以“仁宣之治”实际上是以朱瞻基在位时间为主的。

就是这样的一代雄主，也有业余爱好。他喜欢斗蟋蟀，被戏称为“蟋蟀皇帝”。但是，“蟋蟀皇帝”身后留下的却是美名。由此可见，有业余爱好不要紧，不耽搁正事就行，否则，就会被人诟病为不务正业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明宣宗的出生颇具传奇色彩。相传，洪武三十一年(1398年)二月初九，彼时仍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奇梦。在梦中，朱棣的父亲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象征着皇权的玉质大圭亲手送给了朱棣，并留下一句：“传世之孙，永世其昌。”梦醒之时，朱棣的孙子朱瞻基便出生了——正如那梦预示的一样，在未来，爷孙二人将手持玉圭、登上皇位，分别成为明成祖与明宣宗。

梦的真假不知。但朱棣以此梦认定自己乃继承太祖血脉的帝王，于是他起兵造反，从建文帝手中夺得皇权，最终成为一代帝王。某种意义上，幼小的朱瞻基是朱棣夺得皇冠的神圣保障，同时也是夺权成功的见证人，他自然也是命中注定的帝王——这一切使得朱棣不得不对这位孙儿疼爱有加。

幼年的朱瞻基也十分争气，他长相颇似朱棣，不仅善骑射，而且伶俐聪慧、能言善辩。于是，自从他出世，朱棣便将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。朱棣去世后，太子朱高炽继位，是为仁宗。实际上，朱高炽被立为太子，成祖次子朱高煦对此颇为不满。据记载，朱高煦不仅长于骑射，臂力超群，他更是在“靖难之役”中多次辅助朱棣扭转战局，立下战功。高大、威猛的朱高煦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比身材肥胖、行动迟缓的朱高炽更具帝王之相。然而，朱棣既然决定立朱高炽为太子，朱高煦就痛失了太子之位，自然与皇位无缘了。

洪熙元年(1425年)，仁宗病逝，其在位不足一年。这让朱高煦看到了重夺皇位的机会。彼时，太子朱瞻基从南京赶往北京，朱高煦曾打算将侄儿朱瞻基截杀于赴京的路途中，但没有成功。洪熙元年六月二十七日，朱瞻基登基，是为宣宗，改次年为宣德元年。此后朱高煦曾蓄意谋反，但其阴谋已然为朝廷所知晓。向朱高煦多次劝告无果后，宣宗亲自率兵平反。此后，政局逐渐稳定，而史称“仁宣之治”的时代由此铺展开来。

促织受偏爱 书画有建树

在宣宗一朝，明朝的社会、经济状况迎来了普遍繁荣，明朝迎来全盛之时。《明史》曾如此评价宣宗的治理：“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，民气渐舒，蒸然有治平之象矣。”

宣宗没有延续成祖朱棣那般的扩张政策，而是采取了节俭、紧缩的政策。宣宗即位后，重农、息兵、养民，同时大力惩处贪污。另外值得一提的细节是，郑和的航海活动在仁宗时曾被停止，但宣宗令郑和继续。遗憾的是，郑和因病不得不结束了其继续下西洋的事业，此后亦再无接续。

作为一代有成帝王，令人叹息的是，宣宗在其盛年时却猝然离世。宣德十年正月，宣宗病重，当月驾崩，享年38岁。宣宗病逝后，宣宗之母张太后按宣宗遗旨，让太子朱祁镇继位，是为



朱瞻基画的《武侯高卧图》。



明宣宗朱瞻基常服坐像。

明英宗。至此，宣宗的一生画上句号，“仁宣之治”也一同结束。

宣宗是一个喜爱新鲜事物、爱玩儿、爱文艺的人，尤其是喜欢玩促织(蟋蟀)。据《明朝小史》记载，宣宗不仅命令专人于京城抓捕蟋蟀，命令宦官赶赴盛产蟋蟀的江南高价购买蟋蟀，甚至下密诏让当地官吏为自己留住上等的蟋蟀千只，这道密诏被王世贞收录于《国朝丛记》中。而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更是记载：“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，其价不减宣和益也。”清朝文学家蒲松龄曾以宣宗对促织的喜爱为素材，作短篇小说《促织》，并收录于《聊斋志异》中。由此，宣宗被后世戏称为“蟋蟀皇帝”。

宣宗在书法、绘画方面也颇有建树。宣宗曾效法宋徽宗开创“宣德画院”，明代画院也在此时达到鼎盛，画家更是人才辈出。《列朝诗集小传》曾如此记载：“帝游戏翰墨，点染写生，遂与宣和争胜”。意思是宣宗在书画方面有与宋徽宗争胜之意，而其成就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与宋徽宗不相上下。

史家对历史上偏爱文艺的皇帝总是颇有微词，因为历史上不乏因热爱文艺而失去江山的皇帝，宋徽宗、南唐后主李煜皆是如此。然而，明宣宗可谓把握住了业余爱好与治理国家的度，并未耽于游乐而误了朝政。

遗诏命从俭 帝陵小而美

宣宗驾崩后，明景陵于宣德十年正月十一日正式开始修建。同年六月二十一日，宣宗下葬地宫。直至天顺七年(1463年)三月十九日，明

景陵最终完工，历时二十八年。

明景陵占地共25000平方米，在明十三陵中面积最小。究其原因，大致有二：其一，由于先前帝王陵墓的选址与占地，再考虑到风水原因，明景陵最终选址于狭长的山间；其二，宣宗遗诏有云：“丧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遗诏，毋改山陵，务从俭约”，延续其一贯的节约、紧缩的政策，景陵与其父仁宗的献陵一样，在规制和工量上均从俭。

景陵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布着祔恩门、祔恩殿、三座门、棂星门、石祭台、方城、明楼，以及宝山。总的来说，景陵可以算是一处两进院落。第一进院落自祔恩门起、至三座门前终，而第二进院落自三座门始、至方城前终，宝城、宝山分列其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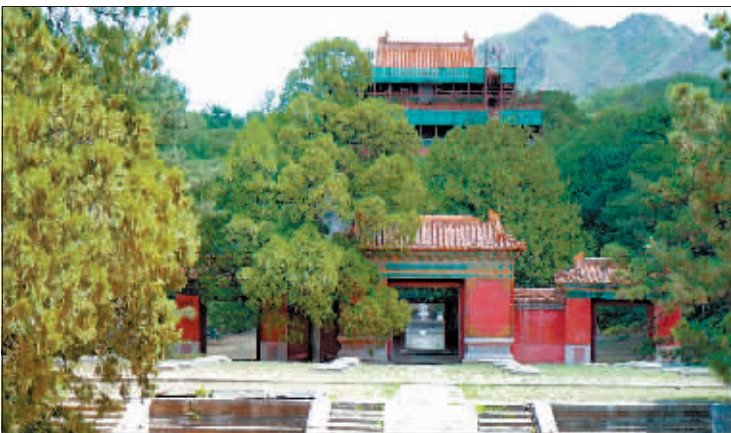
为保护景陵原生态的古迹风貌，1998年景陵实行封闭式保护，不再供游客观赏。如今再访景陵，我们首先看到的陵门并非“原装”。曾经的祔恩门至1955年修缮之时已残破不堪，仅仅留下山墙和部分房梁，屋顶和大部分墙壁已经坍塌。于是，在1955年的修缮中，仅在门基旧址上垒出两面红墙，中间夹一铁门作为园区入口。

进入陵门后，不远处的台阶沟通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和一方地基遗址，这地基便是残存的祔恩殿地基。明景陵分别在嘉靖十五年(1536年)、清代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(1785年至1787年)间得到过两次修缮，而我们眼前的祔恩殿地基已是乾隆年间修缮过后的样貌。

走过祔恩殿旧址，穿过披着青红琉璃瓦的三道门，就是景陵的第二进院落。院落内伫立着棂星门的遗迹，色彩斑驳而厚重。棂星门中间敞开的门体好似一方画框，将远处的石五供和作为背景的明楼墙体框成一幅画。

石五供后，是景陵拔高后的方城及明楼。由于景陵本就建筑简朴、狭小，再加上景陵选址于两山洼地之间，修建方城和明楼的空间已然不多，因此，鸟瞰之下这些建筑都呈狭长状。而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显示出皇家陵墓的气派，于是整个方城的地基被拉高，并在石五供后设置坡度较大的礅石祭台路通向方城底部。

如今，被封闭保护的景陵在名声上的确是远不及作为景点开放的长陵，而世人对其的了解更多是源于对“蟋蟀皇帝”的好奇，以及对“仁宣之治”之壮阔与豪迈的无尽向往。时间是历史的母亲，但也是历史的敌人——如果没有那些稳固的、持续存在的物质的话。明景陵是一方小而美的遗迹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一朝盛世以它结尾，又被这方建筑收藏，人们围绕这方建筑和它收藏的盛世展开活动——于是，这些活动在这方物质遗迹中沉淀为历史。



祔恩殿及三座门遗址。